



简介

这本少年绿皮书，记载了年少时的冒险路径，和与儿女们共同探索的新发现。两代人的童年隔空对话，碰撞出绚烂火花。有对彼此的理解、期望，也有对内心价值的再思考。十五岁这“最后的童年时光”，如同每一年暑假的尾声，孩子们渴望冒险、迫不及待奔向未知世界，却也绕不开种种私我成长的烦恼。而广阔的山林和天空，无边无际的岛屿壮游，是启蒙和疗愈的最佳场所。

对这本青春手记，喜欢得只能说一点废话

● 文 | 胡曦露

“自己走自己的路”，刘克襄这样鼓励着孩子们，人生的未知之途比淡水河口的海岸还要曲折得多啊。

人这一生能遇到多少刻骨铭心的事情呢？而我们记在心里的，又常常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。比如在《少年绿皮书》里，我喜欢《棒球小子》这一篇，小学最后一个夏天，少年不顾老大们的命令，从本垒奔向三垒。同时，一颗有些破皮的准硬式棒球，沉重地掠过天空。在球棒碰到球的一刹那，整个人突然充满了巨大的满足。这种信心并无外借，是一瞬间的福至心灵。

也喜欢他写山城的捕蝶经历，“后来年纪大了，每次看到蓊郁的峡谷森林里，阳光打到树林阴暗底层的落叶、树干和苔藓地面时，都会怀念起这次的场景。”几年，几十年，一些似曾相识的小小瞬间，在记忆里串联成一条隐秘的甬道。奇怪的是，当作者把它呈现出来，我们也觉得熟悉而迷人。人与人之间的意识，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吧。

所以，仔细看看他用铅笔勾勒初中时逃学的路线，一条万和路、一座筏子溪桥，尽头的一座大肚山，在线条游走中就可体会少年在广阔天地间的那份寂寞与沉浸。起风了，我也觉得冷清；少年仰头眺望，我顺着他的目光，也望见了溪的远方，以及夕阳。至于暗黄的天地间，一些白色的鹭鸶缓缓地低飞过溪床。接着是青灰羽色的夜鹭，呱呱飞起。好的文字能唤起人们的怀乡之情啊，我在字里行间停留好久，像要陪伴这位少年，等待时间慢慢流淌，日色变暗，夜晚来临。天地自然如他所诉的节奏，从容、静谧，又自信。

真羡慕这样的写作者，拥有着与大自然、与花鸟虫鱼沟通的灵性。我回想自己的十五岁，关注更多的是自己的爱恨。自我，仿佛一颗瘤般的，需要时时刻刻加以特殊关照。那时走过的风景，往往不能与它们和谐地融为一体。而刘克襄传召出的少年风景，自我却是消失了的。只是用十五岁少年敏感多思的心灵去看天地万物，又是处处有情。

这本书后半部分，是身为父的刘克襄写给孩

子们的家书。在他笔下，又一轮的少年步履匆匆地来去。我起初担心阅读的思路会有中断，不久后便心生欢喜，因为我在前半部分被唤起的疑虑，后半部分仿佛得到了他的回应。比如说，他带孩子们到收割后的稻田旅行，奉一哥哥是不合群的那一个。他总是借助一本书来逃避与环境的接触。孩子们兴奋地玩耍时，他会静静地坐在田埂一角，凝视着远方的某些景观。这一类羞怯的少年，即使在欢乐的天地之间也难以放开自己，可是他也愿意，愿意按住自己的这份尴尬，独自坐着，享受阳光与海风的吹拂。于是，温柔的父亲写道：“你这样继续坐在那里，我想就把你当成稻草人也好。在野外，把自己站成一种空旷的孤寂，难得一天的无所事事，让心思游荡，都远比整天待在教室里踏实得多。”这份理解，让我既感动又踏实，想一想，若我也出现在这片风景里，也一定能够被识破，继而善意接纳的。

全然地走进海滩，一个人面对着海洋，像一只落单的水鸟，去拥抱天地间的这份孤独与自由，不要回头，不要试图寻找熟悉的同路人。“自己走自己的路”，刘克襄这样鼓励着孩子们，人生的未知之途比淡水河口的海岸还要曲折得多啊。若拥有在茫茫天地之间独行的自信，面对人生自会有一份豁达的胸襟吧。社会总是太拥挤了，而自然永远是接纳的，它只属于被祝福的少数人。